

主辦機構：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

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讀李蘭妮《野地靈光》——林崗

編按：「孔子當年說到『三百篇』的好處，其中之一是『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李蘭妮的跨文體寫作使得《野地靈光》起到發蒙啟智的作用，讓公眾建立起對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確觀念。」作者讀過李蘭妮《野地靈光》一書，感歎社會對精神病患者仍帶有歧視，更覺李蘭妮敢於面對自身的痛苦，揭露真相，無論在文學上抑或為人，都是一項難得的功業。

作家李蘭妮寫過《曠野無人——一個憂鬱症患者的精神檔案》。時隔十四年，她再推出新著《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與此前所作同為紀實文學，而後者是在廣州和北京先後兩次因憂鬱症住院的經歷和見聞。作者披肝瀝血，顯露真相，揭開了為公眾所不熟悉的「另一個世界」的日常狀態。兩本紀實文學合在一起，恰是李蘭妮同類題材寫作的雙璧。

我不願意因為題材極其罕見而用「另類」一詞形容她的寫作。在她看來，這種常人難以理解或即使看到也盡力迴避的生活正是她的日常狀態，再正常不過了。她的日常實際上離這邊的世界也不遙遠，只不過我們通常抱了不願正視或者只是獵奇的心態敬而遠之罷了。我特別佩服李蘭妮，她是中國作家群裏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她有一支「解剖自己」的妙筆，意志頑強，與憂鬱症有時搏鬥，有時和解，堅持了那麼多年。她憑着無比的愛心和勇氣，引領我們走進精神病患者奇特的世界，讓更多人關注罹患的邊緣人群。寫這樣的書，她要時時喚起症發的難受，回憶起她自己痛苦的經驗，甚至再次經歷曾經的噩夢。書裏每一行她寫下的句子，都是她心裏的一滴血。她願受此煎熬而寫作，豈非靈明一點，直通天地。人群裏，作家佔少數；作家裏，得憂鬱症的佔少數；得過憂鬱症而又能直面煎熬，揭出病苦的作家，少之又少。於是李蘭妮的紀實寫作成爲了罕見而珍貴的讀本，爲我們了解、預防和關懷受類似的精神困擾的人提供了別樹一格的經驗。我自己也從中學了很多。都說開卷有益，李蘭妮的這本新著是名副其實的開卷有益，值得向公眾大力推薦。



▲《野地靈光》作者李蘭妮。（明報資料室）

處於精力旺盛創造的盛年，忽然毫無徵兆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誰也想不到才華橫溢的他會選擇自殺。其實憂鬱症離常態的社會生活並不遙遠。李蘭妮告訴我，十個人裏面約有一人罹患精神類疾病，這是醫學統計的結果。《野地靈光》裏記錄的住院病例有五、六歲的孩子，有中學生和研究生，大叔大媽就更多了。不分年齡，不分職業，皆有可能。我在校園執教二十餘年，所指導有限的學生裏就有五人得了需要看醫生程度的憂鬱症，輕度的精神困擾也有。所有這些信息都通往一個清晰的結論：現代社會裏，尤其是大都市，包括憂鬱症和精神困擾問題不容忽視，患者需要正視，公眾需要改變。憂鬱症和精神困擾症候的嚴重和緊迫正是《野地靈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李蘭妮《野地靈光》有一個明確的訴求：讓讀者增加對憂鬱症的了解，以及應該如何應對。然而她的書畢竟又不是有關病理的醫學陳述，也不是心理和精神分析報告。她採用了紀實文學的寫法，感性呈現，這是她的高明之處。紀實題材，換言之當屬第三者觀察報告。然而她卻反其道而行之，採用第一人稱實地記錄見聞。以自身求醫訪道的經歷和所見案例現身說法，不僅文筆親切，飽含深情，而且呈現實況，促人思考。凡病都涉及私隱，尤其是這種被普遍誤解的疾病，動不動被說「繃線」、「發神經」的病，要以身「試法」需要很大勇氣。敘事人稱的選擇通常被認爲只是修辭手法的問題，殊不知它也是一個作家的膽識和勇氣問題。文學要感人、入心，修辭手法背後體現的正是作家的道德勇氣和坦誠。事實上，憂鬱症固然有生理性的一面，但也有精神性的一面。也是由於其精神性的一面，導致了不足爲外人道的顧忌。然而患者若能突破此心理顧忌，坦誠面對，也一定有益於治療康復。李蘭妮的現身說法正是一個可以效法的楷模。她的做法也爲具有相同病症折磨的人樹立起重新出發的標杆，她不但克服了病痛的折磨，也由此取得了文學的功業。

關於憂鬱症的明確訴求

憂鬱症和類似精神困擾症候的困難之處在於患者與公眾的雙向迴避習慣，因此存在高度隱蔽性。有個詞叫諱疾忌醫，如果問哪一種病症最有可能諱疾忌醫，憂鬱症一定位列前茅。因爲迴避，因爲隱蔽，就像埋藏身邊的地雷，一旦發作，隨時不經意間就爆發出來。我的同門師兄，

不一般的紀實文學

長久以來，文明社會基本上把精神病患者當成「異類」，似乎此外也找不到什麼更可取的辦法。正因爲這樣，「去芳村」（廣州精神病院的所在地）就成了一個聽之令人毛骨悚然的詞。連長輩也會用「送芳村」來恐嚇反斗的頑童。可見，怎樣人性化對待得了精神病的患者，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李蘭妮寫《野地靈光》的時候，心裏一定裝着類似的問題。她既是作家，也是患者。在她漫長病史中，也一定見過投來異樣甚至歧視的目光，一定遭遇過不那麼人性的對待。這些她的書也寫到了。李蘭妮明白自己作爲作家的責任，用手中筆，糾正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偏見，讓他們得到更加人性的關懷，從而推動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正是出於這崇高的關懷和愛心，她選擇了與一般紀實文學不一樣的修辭表達：除了有事件和病例，還有我國精神治療史的演變輪廓和精神病知識點。這後面的部分放在了兩個緊跟病院紀實的欄目，一個叫「歷史閃回」，一個叫「醫學選摘」。前者讓讀者返回歷史，後者讓讀者多識廣闊精神病的分類和治療方法。我是讀了李蘭妮的書才知道「芳村」一詞真正的由來。它是我國第一所收治精神病患的醫院，由晚清傳教士嘉約翰於戊戌變法之年（一八九八）建立於廣州白鵝潭對面的芳村，初名惠愛醫院。我也是讀了她的書才知曉原來精神病分出那麼多種類，文明社會對它的治療從鎖鏈、監禁逐步走向藥物、水療、電療。孔子當年說到「三百篇」的好處，其中之一是「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李蘭妮的跨文體寫作使得《野地靈光》起到發蒙啟智的作用，讓公眾建立起對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確觀念。

弗洛伊德晚年從早年對精神病的治療轉向思考精神疾病的成因。他把思考寫在了篇幅不長的小書《文明及其不滿》。他認爲精神類疾病其實是文明社會的病，是人類爲了過上文明生活卻付出了病理反應的代價。毫無疑問，弗洛伊德的晚年論斷打開了我們認識精神疾病的窗口。文明並非十全十美。只不過這代價不是由所有社會成員均等地付出，而是落

在了某些社會成員身上，文明的代價由他們來承擔了。從這種認知出發，精神疾病就不僅僅是病患者本人的問題，它也是全社會的問題。把病患者看作純粹的「異類」，以粗暴的方法對待病患，是完全錯誤的。尤其是今天的中國社會，正經歷着由農耕形態向工業化、甚至後工業化形態的急劇轉型，都市化迅速擴展，越來越多人離開家庭、家園和故土，離開原來賴以生存的資源支援系統來到陌生的城市。人的生活形態加速原子化，這導致都市個體的生存壓力大增，精神健康問題日漸嚴重，亟待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中國有句古話：「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李蘭妮本人的寫作實踐就是活的樣板。精神憂鬱也不純粹是生命負面的因素，一旦你能以強大的生命意志加上藥物治療度過一波精神憂鬱的潮汐，也許就能煥發出常人難以想像的創造力。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藝術家都曾罹患過不同程度的精神憂鬱症，如托爾斯泰、拜倫、陀思妥耶夫斯基、梵高、柴可夫斯基等，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出一長串，但他們的生命都激發讓人震驚的精神創造力。弗洛伊德以「昇華」理論來解釋此種現象。他認爲人類之存在文學、美術、音樂和宗教，乃是由於本能和欲望遭受現實壓抑而尋求精神釋放所致。不論我們接不接受弗洛伊德的解釋，精神意志在克服憂鬱症等病患中肯定是起作用的。李蘭妮的兩本書反覆出現曠野和廢墟的意象，孤獨的折磨和對孤獨的抗爭，構成了她生命的常態。當然事實也證明，她是對抗精神憂鬱的強者。她本人憂鬱症的病史幾乎重合於她的創作歷程，可以說屢屢屢，屢屢屢，沒有被憂鬱症壓垮，相反卻先後奉獻出兩部關於精神憂鬱可

圈可點的紀實文學。她是一個令人欽佩的作家。我讀過她的新著，僅以此小文向這位意志剛強的作家表示敬意。

（作者爲中國評論家、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蘭妮著《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二〇二一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資料圖片）



攤檔立根寸土中

●黃秀蓮

香港攤檔，其實是獨立的鐵皮小屋，高不過八呎餘，佔地僅有寸土，格式整齊，領有牌照，立根舊區，從開埠至今已挺過百餘年風雨了。從上環到筲箕灣，由荃灣到觀塘，仍有攤檔五千，抓緊原地，咬住土壤，在歷史洪流裏，見證着小巷生輝的掙扎與尋常百姓的低消費。

攤檔植根旺地，街頭巷尾之間，坐擁方寸之地，尺寸劃一，外型方正，設計簡陋，四塊鐵皮再加頂蓋，鐵枝攔欄，扣上橫門，合乎規格的固定攤檔立即成型。從前一律漆上墨綠色，沉實不華，較經得起歲月磨蝕，如今偶然也有繽紛色彩。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攤檔盛世，數目接近四萬，那時沒有大型商場，市民又普遍貧窮，出售廉價物品的攤檔最受歡迎。路旁購物，古已有之，熙熙攘攘，似是承接了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風光。

一條大路，樓上民居，樓下店舖，卻在馬路兩旁對稱地布下攤檔，做成鋪外有檔，於是馬路窄了，營商面積則大爲擴充。布局有其心思，主題不鮮明，春秧街集中食用，鴨寮街售賣音響與電子產品，文華里紛紛陳圖章。攤檔接近車流人流，佔了先機，但檔次跟店舖不同，各有客源，密集供應招徠人流，亦不失爲共生形態。

當年政府爲小販創造了機遇，申請牌照而獲批者，只要恪守條例，哪管學歷有限、資本微薄、寸土狹隘，總之有「恆產」就有「恆心」。曙色未露，賣蔬菜水果的已摸黑到菜欄果欄，然後木頭車快人一步推着希望回來。最

教人動容是全家上陣，媽媽胸前掛藍布錢袋，一面買賣，一面反手哄拍帶帶裏的嬰兒。二三小童挨近媽媽，低頭在水果木箱上做功課。攤檔養大一窩孩子，市聲譜寫香江故事。

攤檔儘管會多擺些籬籠，還兩支竹竿撐起臨時篷篷，然而亂中有序，不失分寸。攤戶之間儘量包容和諧，安分守己，少生事端。那年頭忙於奮鬥，懶得無謂爭拗。廉政公署成立後，社會重視廉潔，欺壓攤檔的種種漸漸減退。法治點滴，沁透人心。

攤檔，頑守寸土，據地謀生，自成風格。卑微而堅韌，細小而英勇，不嫌空間有限，反而靈活善用每一角落。浮生百態，潮流風尚，拼搏精神，法治氛圍，無意間都融入攤檔風景裏。

（作者爲香港資深作家。）



▲香港攤檔，其實是獨立的鐵皮小屋，高不過八呎餘，佔地僅有寸土，格式整齊，領有牌照，立根舊區，從開埠至今已挺過百餘年風雨了。（黃秀蓮攝）



【文化綠蔭】

最後的老虎

●胡洪俠

「十一」長假猶在疫中，無法外遊，只得居家閒覽書報，假裝逃離現實片刻，尋些時光穿梭之趣，自己逗自己開心。深圳建特區前的老寶安縣委曾經有自己的黨報，即一九五六年創刊的《寶安農民報》。此報後改名《寶安報》，又更名《寶安日報》，延續至今。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的《寶安農民報》一版右下方加框刊登了一篇故事，題爲《女「武松」空手活擒猛虎》。僅讀標題我就大感興趣，蓋因立刻想起前幾年曾聽人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寶安縣還發生過老虎吃人的事情。報紙上既然有打虎女英雄的報道，可見傳聞還是有些影子。

仔細一看，發現我想多了。原來這個故事並不是發生在寶安，那個「女武松」打虎的現場原來在清遠的陽山縣江口鄉宮花村。且說那日早飯後，四十六歲的女社員鄭鳳下地勞動，走到村後山崗時，忽遇一猛虎迎面撲來。鄭鳳來不及拿鋤頭，更無好漢武松的哨棒在手，只好迎頭空手搏擊：左手頂住老虎下顎，右手在老虎耳邊猛力連擊數拳。老虎狂怒，急於掙脫，那「女武松」雖多處遭咬傷，但死不放手。一人一虎相持二十分鐘後，鄭鳳抓住機會，縱身騎上虎背，一面繼續捶打，一面高聲叫人。報道說：「這隻七十多斤重的大蟲就這樣被活捉了。」

那時的《寶安農民報》每星期三、六出版，每期僅四開單張，兩個版面，容量極小，可謂「寸版寸金」。頭版登這樣一篇外地「女武松」的打虎故事，僅爲了有趣嗎？不會。我翻了一九五六年大半年的報紙，沒有發現哪一篇的內容是「有趣的」。黨報的宗旨，是指導各行各業的各種工作，內容是否「有趣」不會是選稿的標準。那麼，這篇打虎故事也就是有「指導性」的了。指導什麼呢？我想應該是——打虎。

據此可以想像，在上個世紀的五十乃至六十年代，今天的深圳地區還是有老虎出沒的。當然，很快也就沒有了。一九九七年版《寶安縣志》列舉本地野生動物時，只說有果子狸、穿山狸、穿山甲、山豬、山狗等，連個「虎」的影子都已不見。可是，這版縣志的「大事記」部分又說：「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此地狼虎成羣，傷人甚多。」

傳聞中老寶安縣那隻吃人的老虎是被打死了的，詳情我得繼續查考。如果傳聞爲真，那隻「殉職」的老虎可能是深圳地區最後一隻行動自由的野生老虎了。

（作者爲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回憶倪匡先生二三往事——《倪匡新編》再版隨筆——蒙 憲

編按：「隱約聽出，對方像是在推銷，一般人可能三兩句就掛線了，沒想到倪匡先生竟然很耐心聽完並客氣婉拒……」誰知後來接了另外一通電話，「就此中招，所幸有驚無險。這次遭遇就是書中第四部分那篇〈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案〉。」適逢《倪匡新編》再印，作為編輯的作者翻檢舊版，憶及從前與倪匡交往的點滴。遂撰文與讀者分享，緬懷一代泰斗的風采。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日下午，沈西城先生在社交媒體上披露：「倪大哥今午走了！」一時不禁恍惚。隨後接到公司通知，《倪匡新編》準備再印。翻檢舊版，不禁回想起當年為出版《倪匡新編》與倪匡先生交往的二三往事——

我任職的出版公司曾經陸續出版了一批圖書，我自付還算是叫好也頗能叫座。其中「香港四大才子」：金庸、倪匡、蔡瀾、黃霽本人文集或他人所撰均囊括在內：

先是二〇一二年五月選編出版蔡瀾先生的《快活》，書名是他親題，反響不錯，蔡瀾先生後來還買了一批饋贈親友；二〇一四年五月推出黃霽先生同窗李雪盧先生的《黃霽呢條友》，坊間再起「滄海一聲笑」，豪邁再現；二〇一五年九月《俠之大者》，將海內外眾多著名學人、金學研究者、金庸武俠小說迷的紀念文章萃成冊。封面上倪匡、陶傑、蔡瀾、胡菊人、劉再復和潘耀明名家連袂力薦，言簡意賅，一時珠璣。

至此，「四大」已出其三，是時候向倪匡先生約稿了。大概是二〇一五年年中某日，我隨《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以及彭潔明小姐登倪宅拜訪。一番問候寒暄，接着表明來意。誰知倪匡先生例牌式哈哈笑了幾聲：「抱歉！已經封筆，恕難從命。」原來大約在二〇〇五年，他就宣告「寫作配額用完」，不再著文。眾人一再婉勸並出示其他三位才子樣書「曉之以義」，倪匡先生終首肯，同意我們選編一本。

新編另闢蹊徑

怎麼選？如何編？倪匡先生一生寫作頗勤，涉筆多種文體，可謂著作等身。可是我們卻不欲人云亦云炒冷飯，總要另闢蹊徑出以新意。我具體經手，頗費些思量。時值上一年（二〇一四年）一月《明報月刊》副刊《明月》創刊，有潘老總一文：〈我的散文比小說寫得好！——談倪匡的「體性」〉，看完我驀然一動：何不以此為引，循跡搜去？

一番查閱，主旨漸顯：倪匡先生曾夫子自道：「我的散文比小說見解更深。」

他的老友蔡瀾先生則毫不隱諱：「我一向喜歡他老兄的散文多於小說。……他的散文真好看，我擔保。」

陶傑先生更是讚譽有加：「倪匡不但是小說聖手，還是散文能手。……如果擁有一卷倪匡散文的先知箴言錄，對於黑夜，我們就會無懼。」

至此，路向已明：就以他的散文為主，輔以相

關資料，姑謂之「新編」。那段時間，案頭堆滿倪著，網頁全是倪匡，香港中央圖書館更是我每周必去的方舟。

文章基本定奪，均選自公開出版書刊。接着就是挑選配圖——這是該系列一大特點。這種選圖配文工作量不亞於謀篇布局編校文字，且更費心力。對我頗執著：所選圖片要盡可能與當頁文字內容相符或相近，以收圖文並茂兼形神兩似之效。難度不小，樂趣更大。

當其時，我最喜談古論今描人狀物的香港文壇掌故。因此書中所選文章，均係倪匡先生記述他所交往相識的港台文友，包括他自己的妹妹亦舒。讀者可從目錄略窺一斑：

開篇是自序和他序，接着第一部分收了兩篇最新訪談錄，都是潘老總親自出馬，以示鄭重；第二部分「數風流人物」，分成六小節：「（一）金庸吾友」、「（二）蔡瀾此君」、「（三）懷念黃霽」、「（四）想起古龍」、「（五）憶三毛」（之所以把三毛單列一節，倪迷們當知，當年倪、古、三是有生死契約的摯友，當得起），和「（六）香江文海一瓢飲」（此節選了十七篇文章記述港台十五位文友）；第三部分「倪匡談亦舒」，既談兄妹情，也論亦舒文；第四部分，「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案」，是倪匡先生晚年最奇特的一劫；最後是「附錄：名家論倪匡」，收了蔡瀾、陶傑對倪匡先生的推崇讚譽，惺惺相惜。

此類散文，知人論世，品書談文，輕鬆感性，看似花絮小道，實則以小見大，於細微處見宏旨、顯真情。當初選編蔡瀾先生《快活》亦如是。

一番努力，書稿圖文終編校成型，我登門送校對清樣給倪匡先生審閱。應門的是一位中年女士，倪匡先生介紹是他的女兒，剛從國外返港看望父母。倪匡夫婦有一兒一女，兒倪震，女倪穗。女常居海外，較少在港。我們客氣地打個招呼，她去了另一間房，我和倪匡老在客廳交談。

灑脫又細膩的倪匡

第二天倪匡先生打電話叫我過去拿回清樣。進門坐下，他翻到第二部分「數風流人物」的「（四）想起古龍」一節，其中某頁上的照片是我從網上搜得，畫面是他與一年輕俏麗女子合影。他說不用用這一幅，換其他。問其因，他坦蕩地笑笑：原來照片中那女子是他年輕時常去台灣與古龍等人交往結識的情人（姑隱其名）。現在年紀大了，年輕時的浪子行徑不欲令老妻不快（這是他的原話）。言畢他哈哈又笑幾聲。倪匡

先生人情世故練達通透，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的一面令我印象深刻。我們尊重他的意見另選配圖。

編校時遇到疑處，打電話請教倪匡先生，每次他都很爽快，有問必答。記得在編校到第二部分「數風流人物」的「（二）蔡瀾此君」一節，所選文章裏倪匡先生借用章回小說體格式布局，以古詩句作分章節標題。其中第二回「桃花潭水深千尺」，原稿（選自正式出版物）卻是「深百尺」。我愕然：這是有意改動古詩以出新意嗎？還是一時筆誤？抑或編輯疏漏？馬上操起電話打給倪老，三言兩語他聽明白了，很爽快回應：「請你幫忙改正過來吧！」

其後，還有幾次往來。記得有一次是香港中資出版界元老藍真先生女公子藍列群女士託潘先生代為預約，是幫一個機構去給倪匡先生倆老拍照另作他用。當時公司離倪宅近，潘先生接我過去帶路引介，他們隨後趕到。幾天後，接藍小姐轉來一批照片，後來忘了是在哪個廣告還是其他什麼場合看到這批照片，專業的拍攝水準果然不一樣。尤其是那一束白色鬱金香相伴二老同框，歲月的溫馨溢框而出，令人感動。

還有一次隨眾人探訪——現在回想覺得不無蹊蹺——每次去訪，我尤喜聽倪匡先生談天說地，看似隨意閒談，實則內裏乾坤。當時倪匡先生談興正濃，我們也聽得津津有味，突然電話鈴響，他起身去接。隱約聽出，對方像是在推銷，一般人可能三兩句就掛線了，沒想到倪匡先生竟然很耐心聽完並客氣婉拒。我們覺得大可不必，徒耗時間。他哈哈兩聲說：「人家也是為了搵食，不容易，我有大把時間，聽她講完又不花我的錢，對方可以得一次電話推銷記錄，就當幫一個小忙吧。」沒想到喜作哈哈一笑如彌勒佛般勸破紅塵隨性灑脫的倪匡先生，竟也細膩如斯！又一次自然流露出替他人考慮的真性情！然而更加沒想到的是，他的這種在滾滾濁世中如一股清流般的善意竟被宵小無情糟踐！令人意難平。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倪匡先生接了一通電話……就此中招，所幸有驚無險。這次遭遇就是書中第四部分那篇〈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案〉。

《倪匡新編》書稿終付梓，同年十二月面世。

香港文壇名家紀實之作

至此，「香港四大才子」的文集出齊了。隨後幾年間，這個系列漸成規模，作者陣容愈加可觀，計有（以出版先後排序）：陶傑《大作家的情色執照》、《歷史的荳蔻情人》；蔡瀾《快活》；李雪盧《黃霽呢條友》；羅孚《我重讀香港》；劉天賜《往事煙花》（劉德華先生親筆題簽書名）；顧媚《繁華如夢》；沈西城《舊日風景》、《西城紀事》；大山《俠之大者》；倪匡《倪匡新編》；以及《我與金庸》，和蔣芸《彼時此時其時》、《眼中心中意中》（兩書均請得黃永玉老及其兒子黃黑蠻先生設計封面圖案）等。至今回看心中不無成就感。

在此必須一提一筆：通過潘耀明先生引介，這個系列的大部分書名請得香港文學界前輩吳其敏先生哲嗣吳羊璧先生題簽，為這

些佳作錦上添花，功不可沒。想起那時每有新稿，印前去請題簽，印後去送樣書，吳太應門，吳生對答，倆老謙和，平靜淡泊。至今回想令人遐思悠悠，心嚮往之。吳羊璧

先生也是編輯出版中人，更是知名作家，一九七九年就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卻另外又在書法界闖出一片天地。二〇〇五年在上海大學出版社一口氣出版了一套三本的「書藝廊」叢書：《書法長河》、《書家與書藝》和《下筆如有神》，我還專門網購了一套，不時翻看，時有小得。此為題外話了。

這批香港文壇名家紀實之作，為香港文史留下一批難得的文獻資料。我有幸親自參與全過程，期間甘苦不足為外人道。經年下來，竟編出了興味、眼力和修為。我一直對公司提供的這個好平台心存感激。能寓興趣於稻粱謀，人生一得。

有一個插曲與此書有關：《倪匡新編》面世後的某天中午，潘耀明先生摯友貝鈞奇先生宴請倪匡先生伉儷。除了做東的貝先生、主賓的倪匡夫婦，還有陶傑先生、藍列群女士、潘耀明先生和彭潔明小姐等人，記得那次好像還有政府負責文化的官員，我忝陪末席。倪匡先生有午飯後小憩的習慣，他們吃完就與在座眾人告辭，潘先生和彭小姐親自攙扶兩位老人離席下樓，我也一起送下去。隨後潘先生他們上車陪送回倪宅，我轉身進門正要上樓返回宴席，突然接到印刷廠電話，是一本正要開機印刷的書稿有問題需要馬上處理，我來不及上樓解釋，只好匆匆趕回公司。此舉甚是失禮！後來在另一次飯局上，我特意起身行至貝先生座前敬酒，不着一語，仰頭喝乾——歉意盡在杯中。

《倪匡新編》付梓前，請倪匡先生寫幾個字，他慨然應允，以作自序：

以寫作為業半世紀，出版了許多本書，這本，最特別。這本書，全是舊作，卻屬新編。編者加

了許多圖片，還加許多他人的評論，手法高明，本是冷飯，加料熱炒，新意遂生，讀者諸君，若有所得，也就不負編者的一番心思了。

書中文字，前後貫串數十年，有些早已全忘記了，忽然重現眼前，自覺很有趣，別人怎麼看？顧不得了，哈哈。

倪匡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香港

一句「手法高明，本是冷飯，加料熱炒，新意遂生」。我心中釋然亦欣然。這次再版重睹舊作，既喜卻悲復惆悵！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六日改定

（作者為香港出版人。）

【學府點滴】■ 秋日童話

秋天的告別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楊紫嫻

果真是入秋了，連常年暑氣逼人的廣東入了夜也有了許些寒意。熱鬧慣的蟲兒們不再叫囂，經過草叢時只聽到窸窣窸窣的低語。黑天鵝在池邊依偎着，享受獨屬它們的靜謐。暖黃的燈光在前面若隱若現——那是從一處書院的窗櫺漏出來的，同時還流出一陣歡聲笑語。我的眼睜不知怎的忽然濕了，思緒飄回一年前的秋天，恩師同樣是在這處書院，把謔話詩，侃侃而談。不論內容多艱深，先生的課從不古板，總是妙語連珠，逸聞趣事信手拈來，把我們逗得哈哈大笑，好不快活。他是學界泰斗，地位令人生畏，但暖黃燈光照着他眼角溢出的笑紋，卻顯得格外親切。時過境遷，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上台作為學生代表演講，他坐於嘉賓席向我投來讚許與肯定的目光；我遭同窗非議，他告訴我少年心事當拏雲，要向遠處看……得遇如此恩師乃人生之幸，奈何聚散有時，書院裏不復杏壇詩話，盛夏的燦爛謝幕，恩師也告別我們，踏上新的旅程。細雨潤物無聲，枯葉落向永恆，枝樑將會抽出新綠，迎來新生。



秋日的落葉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楊帆

秋天應當是怎樣的觀念？小時候的秋天，大概是上學路上枯葉落滿一地，清潔工人把馬路上的黃葉堆到路邊來，然後用竹掃把一併將落葉掃入膠簍箕中。我猜，這應該是為了防止高速駛過的车把樹葉濺到渠裏去，把通水的地方塞住，那時的渠蓋還是黑色長斜條型的樣子。

我小時候以為大概四季都各自佔四分之一，因此能輕易下定論，說九至十一月是秋天，十二至二月就是冬天，三至五月便是春天，六至八月自然是夏天。後來長大了，才知道世界之大，各地氣候有所不同。所以當我在享受春日微風時，有人在感受秋天的涼意；當我在抱怨夏日的熱度時，有人正把自己包裹在溫暖的被窩裏；當我在看着秋風吹起的枯葉時，有人在觀察花間飛舞的蝴蝶；當我吃着燻番薯時，有人痛快地暢泳於室外；當然也有的人從頭到尾一直穿着數層衣服、手套、耳套才能外出。我能感受的，和他人自然不一樣。

現在的秋天，大概是樹木枝葉茂盛、雨水充足的炎熱時份。酷熱的天氣持續到十一月才可能完結，萬般生物的作息也隨之改變，於是冬天開始樹葉變黃，春天落葉，夏天才開始生長，秋天正是長得燦爛的時候。這倒告訴了我一個道理：世間萬物沒有什麼是必然的，植物如是，動物如是。

秋天的浪漫

●廣州暨南大學 鄭冰心

郁達夫在《故都的秋》裏說到南國的秋「色彩不濃，回味不永」，似乎並不怎麼討文人的喜。它勾不起人慨歎年歲的心緒，不夠蕭瑟也不夠淒清，葉子仍齊齊整整地掛在樹上，綠得溫柔。身在南方，秋只是夏冬之間的過渡，短暫而悄然。但在我心中，秋天卻浪漫得別有一番滋味。

一到秋天，母親就迫不及待地給我郵寄來文旦柚。文旦柚時節初至，還不是它滋味最妙之時，是打了折扣掩了真容的朦朧味覺。待到柚子收了水，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手起刀落——它的皮肉筋毫

